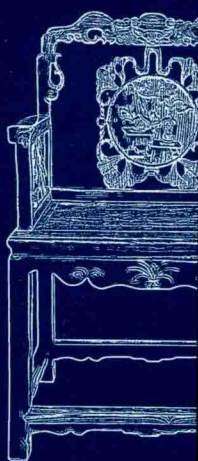


学人游幕与 清代学术

增订本

尚小明——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学人游幕与 清代学术

增订本

尚小明——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 尚小明 著. — 增订本.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207-0214-0

I. ①学… II. ①尚… III. ①幕府—研究—中国—清代②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IV. ①D691.2 ②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9716号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增订本)

(XUEREN YOU MU YU QINGDAI XUESHU)

作 者: 尚小明

策 划: 陈 卓

责任编辑: 李 森

责任审校: 曾庆全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7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214-0

定 价: 89.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序一

尚小明同志在刘桂生教授指导之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是一部成功的著作。我读了以后，有这样两方面十二个字的感想：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从脚注之多就可以看出，材料非常丰富，非常扎实，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不仅仅清人的著作搜罗齐全，而且像《中和月刊》这种敌伪时期出版的，材料很多，但不被人注意、不受重视的杂志，也都引用了。这样旁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的著作，就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是沉甸甸的，感到可以信赖。光有大量的史料而缺乏分析，不能用史料说明具体问题，看出事物发展的轨迹，那就是堆积史料，也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这本书把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成三个阶段，即顺康熙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宣时期。作者非常明快地指出这三个时期的特点，每一时期不同于后一时期的地方，同时把这个时期的末尾同下个时期开始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萌芽而在下个时期显著起来的特点，也加以说明，同时把这三个时期所有幕府的发展，跟清代整个历史、整个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在一起。这样分析，一方面非常明快，另一方面又细致入微，显得既有骨架，又有血有肉，读起来饶有兴趣，毫不枯燥，是一部成功的好书。

在第三阶段，他列举了陶澍、曾国藩、张之洞和端方这四个幕府，但是没有李鸿章幕府。他认为李鸿章的幕府与曾国藩的幕府不一样，曾国藩以“广收”为访求人才之道，“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其幕各类人才荟萃，一时才识之士几被网罗殆尽。而李鸿章则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

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所以他的幕府“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这个话是完全对的。本书对李鸿章幕府没有做详细的叙述，但是指出李鸿章幕府最重要的影响，在它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尤其是兴办企业和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如周馥、秦绶业等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丁日昌、洪汝奎等助李鸿章镇压捻军起义，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助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马建忠、薛福成、伍廷芳等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作者还说，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李鸿章靠自己幕府的帮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又通过对幕府宾僚的奏荐、培植，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从而形成湘系集团以外的又一个影响晚清历史的政治集团。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这里提到的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是我的曾祖，我现在就周馥谈一点意见。

据周馥自编《年谱》，他在安庆投入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进军苏、常镇压太平天国，周馥始终在李鸿章的军中，但等李鸿章转到北方，镇压东西捻军的时候，周馥留在南京，没有随从前去。他在《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玉山诗集》卷四）“李文忠公”一首里面说：“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冬，公见余文字，谬称许，因延入幕。”“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下边小注说：“余从公征吴三年，公剿捻时余留宁办善后，旋调直隶，保擢津海关道，例兼北洋行营翼长，复与诸军联络。”说明他没有去镇压捻军。周馥怎么样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野史有一些说法，像陈钧成所写的《周馥轶事》（《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说他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来又迁到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也住在马王坡，周馥有个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他就认识了伙房的采买。这个人识字不多，就近让周馥代他记账。李鸿章有一次看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于是乎就把周馥延为幕宾，办理文案。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云：“周（馥）每与人谈，辄道其生平事实，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已而在曾文正帐下供钞胥之役，迟之又久，始入李文忠公幕，抚东时，尝倩名手绘为册页，而亲笔标题于上，居恒出以示人曰：‘此我之瞻思塔纪念碑也。’”他的自订《年谱》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十五岁那年记载说，他十月到安庆，“十一月，入

李相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亡室吴夫人传》（《玉山文集》卷二）叙述较详：“旋闻安庆克复，返棹至省，时两江总督曾文正公由祁门移驻安庆，合肥李文忠公佐文正幕，偶见余代友人具一牍，訝为博学士，嘱友连日访之，遇诸途，邀余往谒文忠，乃再三称奖，因留居文正幕中。同治元年二月，李文忠署江苏巡抚，率师乘轮船赴沪，余从焉。”又在《忆少年事效白香山体十一首》（《玉山诗集》卷四）诗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偶觐启事许人豪。”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官军收复安庆，余为湘人石姓作启事一通，时李文忠在曾文正幕中见之，招余办文案，文忠时已简授江苏巡抚。”可见不是看见账簿字迹清秀，而是见周馥所作启事才加赏识的。他在追怀徐文达的诗中小注说，“同治元年淮军赴沪三千人，皖南从军之士无凭藉而起家者”，唯徐文达、刘瑞芬、刘含芳和他自己四人而已。其实，他们的籍贯就是他们的凭借。1871年，即同治十年，李鸿章从湖广总督调督直隶，即招周馥到天津去，次年周馥以道员由直隶尽先保用，这时已经脱离李鸿章的幕府。

周馥先会办海防支应局，后又署永定河道，治河很有成绩，后又任津海关道，办理交涉事件，兼北洋行营翼长。《年谱》里说，因为自己“从淮军久，与诸将士浹洽，凡营务海防皆时为商助，使上意下宣，下情上达”。《年谱》中又说：“余生平虑事周密，遇外交事尤慎，鲜为人所持。独事了前人未结之案，殊费心力，未尝归过前人也。”以后又会办电报官局，办天津武备学堂，延外国武将为师，派各营弁卒来堂肄业，一切考课奖赏章程，都是周馥手定。甲午战争时，周馥作为总理营务处，到前敌联络诸将，体察军情，他在关内关外奔波跋涉，军械粮饷，转运采卖，萃于一身。他自己在《年谱》里说：“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在山东，他治理黄河有成效，同时周村开埠，抵制了德国殖民者，为挽回利权做了很大努力，颇有贡献。周馥任两江总督时，上海英国领事煽动罢市风潮，周馥亲自赴沪交涉平息。李伯元《南亭四笔》有诗云：“持节东来仰壮猷，旌旗指处大功收。太真涕泪临江洒，多少苍生拜码头。（原注：玉帅莅沪，人心大定，此次交涉，能得和平之结果者，皆玉帅坚持之力也。）”周馥晚年所著《负暄闲语》“处事”门云：“我

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我从未尝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藉口之端。”可以与李伯元所记相印证。

然而，对这样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就是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官吏”门“周馥”条所载：“余初不识馥能，己亥李鸿章出视河工，疏调馥参赞，疏中举其学行志节几过曾胡，余默识之。未几，馥任川藩，时与计事，则一昏黯庸下人也，而仆从需索几步李翰章后尘。余忆鸿章疏至失笑。”这段记载，与我们上面所了解的周馥的情况完全两样。我曾怀疑，这段描述是费行简引用别人的著作，但据民国杨徽五《榕园琐录》卷五云：“近人有自称沃丘仲子（按此为费行简别号）者，著有《近代名人小传》一书，所传述者多咸同以来之人，分儒林、一行、亲贵、官吏、将士、忠烈、文苑、货殖、艺术、任侠、民党十一门，共二册，崇文书局出版，民国十五年已六版矣。作者不署真名，以多所讥评，恐获祸故，要观其所自述，则斯人固王湘绮弟子，且曾参满人（四川总督）奎俊幕者也。”据白化文先生考证，费行简1900年在四川，约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可能见到藩司周馥。但这段记载中所说的周馥的作风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负暄闲语》“处事”门说：“李文忠常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这里周馥引用的李鸿章的话一定不是虚构或者美化，李鸿章更不可能赏识“昏黯庸下”的人。关于周馥的作风，也可以从周作人的记载得到旁证。承孟艳红同志电告，周作人在《饭后随笔》中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于1906年曾见到两江总督周馥。在“周玉山的印象”这一条说他“站在体操场上穿了长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末尾说：“实在那一天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间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教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燾大概是不会得有的。”周作人在别处还有类似的记载。大伯父梅泉先生的女儿孟芬大姐生于1900年前后，她小时候随父母住在南京总督衙门里，曾听说以前的总督时期，每天中午要给总督开一桌包括鱼翅、燕窝等名贵菜肴的酒席，周馥任总督以后，把这个做法给撤销了。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又记：“其夫人六十生辰，下属有制屏献者，仅录其文，其余馈洋酒者概从屏绝；署中亦无举动，堂上仅燃双烛，婢仆每人赏面一碗，藉偿叩首之劳。”这些例子可以反证，沃丘仲子所记载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周馥对下层约束还是较严的。

郑孝胥 1906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的《日记》里说：“昨闻沈爱苍诵《南京白字诗》^①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吴人嘲周馥之作也。”^②周馥逝世时，他的小女婿，也就是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袁克轸挽联里说：“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略辈行为婚姻，犹及见孤儿成立；痛老人聪训，此后无闻。”说明联姻是破例，其间不免有政治因素。如周馥之任江督，有人推测“盖袁世凯力也”（张伯驹《春游纪梦》“江北提督”条）。“聋子”当是指周馥重听。聋子的下面两句，也是嘲他的无所作为，凡事听命于北洋。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头两句，“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科”和“房”都是地方衙署中的部门，此处指师爷。“部堂”是指六部的堂官，即尚书或侍郎。据清朝制度，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所以督部堂就是总督的尊称。幕府出身本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在《周恂慎公荣哀录》里所载的祭文和挽联，不少提到他从李鸿章幕府出身，比如说“追随幕府，橐笔戎行”，“幕府行声著，封疆德望隆”，“幕府仰勤劳”，“嘉猷幕府询”，“幕府风云鱼鸟图”，“念先伯祖入幕嘉宾，未有如公符宿望”，“从吾师李合肥以文字崛起”。幕府的师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管刑名和钱粮的，这种师爷专门性很强，一般是很少出任官吏的；另外一种为笔札、文牍师爷，类似后来的秘书，这种人经过保举做官，以至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比较大。周馥是属于后者。但是打油诗的作者用“科”“房”两字来形容他，实际上是把把比作刑名钱谷师爷，包含一种贬义在内。

仅仅出身幕府，我看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周馥没

① 据闽人何刚德《话梦集》卷下“叹旧怀贤”诗第十七首序云：“沈瑜庆，字敬裕，号爱苍，沈葆楨之四子。”当时沈与郑皆在上海，而《白字诗》可能传自南京。

② 忆及儿时天津家有来自扬州之保姆，常面诵当地过去流行的童谣，有“六月六，烧周馥”一句，惜未详询内容。

有任何科举功名，由布衣而升到总督，因而受到歧视。李伯元《庄谐诗话》称周馥“一时有‘目不识丁’之诮”，盖亦以其非科举出身，夸张而讥诮之者。其实，据《年谱》记载，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下南京后，九月李鸿章到南京监临乡试，周馥曾随赴南京乡试，不过“未售”而已。他自己大概也经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生日放歌》（《玉山诗集》卷四）里说“我生布衣滥忝至旌旄”。而在去世之前不久所写的诗里也说“默数平生事，多邀意外缘”。“意外缘”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指他没有科举功名而官做得很高。这种情况在清朝前期、中期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时代变迁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增多，因而引起了一些传统观念很深的人的嫉视。周馥曾经令他的三个大儿子拜李慈铭为师，当然不是去学作八股文，然而他的儿子并没有废弃举业，两个大儿子都中了进士，其中一个还点了翰林，另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举人，还有一个儿子是当时流行的“经济特科”出身。说明这是时势所趋，周馥也不能够违反这个潮流。但是他对科举制度是有看法的，所以在两江总督任上所写《陈古愚文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私叹科举取士，诚不足以尽人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写《周氏联珠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光绪三十一年，余承乏两江，适直隶总督袁慰庭宫保会商奏请停止科举，特旨允准，使历朝弊政一旦而廓清之，甚盛事也。”《荣哀录》中载有黎元洪的智囊饶汉祥的挽联，上联是“二百载储才，看书生翊赞中兴，始信科名失豪杰”，这个话可以算是对周馥非常恰当的评语了。

我以前写自传，对周馥逊清遗老的思想，渲染过多，而对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谈得很少，这也是几十年来对统治阶级人物进行评价时的一种极左的倾向。周馥亲笔所写《生日放歌》诗轴，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我自己毁掉。今讨论尚君关于幕府的著作，因连类及之，纵论如此，亦晋文公重耳所谓“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之意云尔，不识尚君以为何如也？

周一良

1999年1月19日时年八十有六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二

清代幕府盛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深远，它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海内外学者于此颇为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即有不少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问世，卓有成绩。即就 80 年代后而言，代表性的论著也有多种。例如，郑天挺先生的《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两篇论文，宏观地论述了清代幕府职能及其发展三阶段等问题。朱东安同志的专著《曾国藩幕府研究》，是对幕府的个案研究，系统地探讨了这个有清一代最大的幕府。而郭润涛同志著的《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则是以“绍兴师爷”为主要对象来着重研究清代州县的幕友制度。这些成果各具特色，也都从各自所关注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并不是对清代幕府和游幕的方方面面都研究到了。这不是研究者的问题，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每个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都是有所限定的，一本书、一篇文章，只能就他所要谈的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去阐述发挥，不可能对那个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谈到。清代幕府职能具有多样性，幕主又有各自的要求和爱好，而游幕人员自身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回旋的余地还很大。尚小明同志有鉴于此，独辟蹊径，对前人虽提及但尚无专门研究的清代幕府中学人游幕与学术的关系进行探讨，开拓了幕府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书中以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着重研究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变化、清代重要的学人幕府和清代学人游幕及其学术活动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既全面揭示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学术发达的关

系，也彼此互相关联地构成一个整体。在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变化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勾画了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即从顺治初迄康熙初是游幕之风的兴起，学人游幕以佐理政事和参赞戎幕为主要内容；从康熙中迄嘉庆末，游幕之风盛行，是游幕学人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从道光初迄宣统末，由于幕府职能的扩展，学人游幕主要转向佐理实际事务方面，但学术研究仍然是学人游幕活动的重要内容，与前不同的是带有明显的为现实服务的特征。以此为基础，随后的清代重要学人幕府和学人游幕及其学术活动两个问题，则是进一步分别探讨了学人幕府和学人在幕中的学术活动对清代学术繁荣所起的作用，从而从一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有清一代学术的繁荣及其原因。全书论述，多有创获，不乏新意。而在方法上，则是将学术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尚小明同志治学刻苦，学风严谨。他很重视对学术界已有成果的研究，认真地分析，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而后，或予以吸收，或予以补充，或予以纠正。文献史料也很丰富翔实，书中征引约达七百余种，足见作者用力之勤和功力所在。而所制有关的“表”，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除正文中的《阮元幕府撰著书目表》《清代幕宾代撰学术著作表》外，还专门附有《清代重要学人幕府表》，对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分别列其幕宾姓名、字号、生卒年、在幕时间、幕中活动和资料来源，搜集、征引、考索俱足称道，很有学术价值。

尚小明同志的这部书稿将要出版，以上是我读后的一点感想，姑以为序。

龚书铎

1999年元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序三

尚小明是我199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的博士生。他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97年博士毕业后留校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为人淳朴，思想敏捷，“讷于言，敏于行”，在博士学习期间，真正做到“安心”，“专心”，“细心”，“用心”，毕业后又表示愿以“史学”为终身职志。在目前这种“考研之意不在研”的风气颇为盛行的时候，他具有这样一种“志向”或“觉悟”，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认为，中国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代青年有志无志的最后分界线将不是别的，而是有没有“知识觉悟”和“学术觉悟”。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难道不是已把警钟敲响了吗？（当然，提到“知识经济”，有一点必须指出：有人把它和软件、互联网等一套高科技完全等同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高科技只不过是知识经济的物质外壳，它的本质，仍是人文、社会、历史等文化知识。我们不能把“知识经济”看作单纯的没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东西。）近年来，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这不又是一种证明吗？唯其如此，我对尚小明的这种有志于学的“觉悟”，很为赞赏，并很有同感，因而对他的论文便寄以很大希望。经过再三考虑，我建议他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有清一代的总督、巡抚一类方面大员的“大幕”——特别是其中的“文幕”进行研究，理由有两点：

一、我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多年，深知清代学人中有“游幕”经历者不少。但他们“游幕”，基本上不是在州县地方官的幕府中当“师爷”，而是在总督、巡抚一类方面大员的幕府中以“客卿”身份协助“主持风

化”——实际上是陪同长官谈经论史，盱衡时局，撰文吟诗，著书立说。督抚“大幕”曾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无需多说。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一，“大幕”本身随主人的升迁降陟在各地转徙，有更多机会吸取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和成果。第二，“幕友”来自四方，相聚于幕中自然形成一种交流。等到离此而他往，便把幕中的交流所得传播到四方。由此可见，“游幕”一事确在清代文化史上产生很大影响。

二、我国前辈史学家研究幕府问题的人不少，如全增佑、张纯明（1949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有幸听过他的课，读他发表在《岭南学报》上研究幕府问题的著名文章——《清代的幕制》）、郑天挺等几位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不过，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州县地方官的幕府——即专管刑名、钱谷等一类日常行政事务的幕府之上，没有对那些方面大员的“大幕”——特别是“文幕”进行过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和海外的华人学者也不见有人在这方面发表过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上述两种情况使我想到了必须向尚小明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的建议。这里还需谈一件有趣的事。199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向尚小明提出这项建议，没想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立刻回答道：“好，就是这个题目好！”这样就把他的论文题目定了下来。我带研究生，从硕士算起，人数至今已不下三十，但从来没有一人的论文选题像这样快就确定下来，真是“一锤定音”。这事使我至今想来还觉有趣。不过，我当时也许由于只顾高兴而疏于考察，他对这个问题大概还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不然，怎么会那样快就定下来呢？

以上所说，是论文定题前的种种考虑。事情很清楚，论文是在没有任何前人成果可资依循的条件下着手进行的：没有一篇现成文献可供参考，没有什么专题索引可供检索，这“第一步”就很难迈。于是只好直接从清人文集下手。但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清人文集中是找不出任何一篇全面论述“督抚大幕”问题的文章来的。于是又只好把着手处再降低，从清人的年谱、行述、事略、碑传、诗话、词话、笔记、序跋、函札、题记、诗注中搜集资料，用“集腋成裘”的办法，对游幕之人，一个一个地“跟踪”；对督抚大幕，一个一个地“清查”，三年之内，终于在一千二百多种史料中，觅得信息；从其中的八百多种史料中，抄出资料，制成《清代重要学人幕

府表》《清代游幕学人表》和《清代学人游幕年表》(因受篇幅限制,后两种表格本书未能附上,殊感遗憾)。幸亏有了这些东西,好不容易才把清代十几个督抚大幕的基本情况弄清楚,把幕中人员流动的情况也基本上搞清楚,从而完成此书,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指导尚小明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也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使自己的认识得到提高:一、所谓“文化”,它无时不在“互动”之中。只有“互动”,才是它形成存在的根本。无此,也就无“文化”之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交流”、“交会”、“交融”和“互释”。二、“互动”既是在空间中也是在时间中发生,那么,我们的文化研究,就必须把“时”“空”观念结合起来,用“横向”研究来补充以往单纯纵向研究之不足,把地理方位的考察和段落前后的考察一起纳入视野。总之,通过“互动”,结合“时空”对文化进行研究,当较以往有可能把问题认识得更深入。以上所说,只是我自己的认识,并非谓尚小明的论文所已做到。不过,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尚小明如此年轻,便已开始对“学术研究”一事,有所“觉悟”;对自己的一生,知“有所守”,“有所本”,“有所恃”,“有所待”,总之,有个好的开端。这样,他对我国学术文化事业进一步做贡献的幸运和时日正向他走来,那就盼他继续努力吧。

刘桂生

1999年3月5日于清华园

目 录

序一 周一良 / 001

序二 龚书铎 / 007

序三 刘桂生 / 009

绪 论 / 001

第一章 清代学人游幕演变轨迹

第一节 顺治初迄康熙初的游幕 / 017

一、游幕之风兴起 / 017

二、参赞戎幕 / 021

三、协理政事 / 026

四、游幕心态种种 / 030

第二节 康熙中迄嘉庆末的游幕 / 037

一、游幕之风盛行 / 037

二、文事活动 / 040

三、帷幄佐治 / 049

四、官幕关系 / 065

五、游幕兴盛之因 / 074

第三节 道光初迄宣统末的游幕 / 080

- 一、幕府职能扩张 / 080
- 二、“宾”消“僚”长趋势 / 112
- 三、捷宦之径 / 118

第二章 清代重要学人幕府

第一节 顺康雍时期重要学人幕府 / 129

- 一、徐乾学幕府 / 129
- 二、李光地幕府 / 141
- 三、张伯行幕府 / 147

第二节 乾嘉时期重要学人幕府 / 151

- 一、卢见曾幕府 / 151
- 二、朱筠幕府 / 162
- 三、毕沅幕府 / 174
- 四、谢启昆幕府 / 200
- 五、曾燠幕府 / 213
- 六、阮元幕府 / 218

第三节 道咸同光宣时期重要学人幕府 / 230

- 一、陶澍幕府 / 230
- 二、曾国藩幕府 / 235
- 附李鸿章幕府 / 252
- 三、张之洞幕府 / 260
- 四、端方幕府 / 275

第三章 清代学人游幕与其学术活动

第一节 游幕与学术交流传播 / 288

- 一、幕府的开放与流动特性 / 288
- 二、学术交流对游幕学人的影响 / 293
- 三、幕府内的学术争论 / 302
- 四、游幕与学术传播 / 314

第二节 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 / 322

- 一、职业、半职业学者 / 322
- 二、图书资料的利用 / 325
- 三、游幕经历的影响 / 329
- 四、代撰与自撰 / 355
- 五、著作权问题 / 367

第三节 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 / 387

- 一、经籍编校 / 389
- 二、史著编纂 / 398
- 三、经世文编 / 405
- 四、官书局校刻典籍活动 / 408

结束语 / 418

附录 清代重要学人幕府表 / 421

征引文献 / 515

人名索引 / 558

后记 / 581

增订本后记 / 582